

# 智能技术时代人文关怀的缺失、回归路径与社会意义

聂佳磊\*

(江苏海洋大学, 江苏 连云港 222005)

**摘要:** 智能技术的深度普及与数字化生存的全面到来, 深刻重塑了人类的生产方式、交往模式与精神生活。在提升社会运行效率的同时, 也带来了人文关怀的弱化与疏离。技术理性的过度扩张、人机交互对人际联结的替代、工具化思维对生命价值的遮蔽, 共同造成了当代社会人文关怀的现实困境。本文立足于人文社科视角, 结合田野调查与理论分析, 剖析智能技术时代人文关怀缺失的具体表征与深层成因, 探索人文关怀回归的现实路径与实践方向, 并阐释重建人文关怀对于个体精神健全、社会关系和谐与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意义, 为智能社会背景下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文价值回归提供理论参考与思路借鉴。

**关键词:** 智能技术; 人文关怀; 技术理性; 人际情感; 社会价值; 人的发展

## 一、引言

当算法推荐成为日常信息获取的主要方式, 当虚拟会议取代面对面的交流, 当健康码与数字身份成为个体社会参与的必要凭证, 人类已无可逆转地步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的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技术体系, 在极大提升社会运行效率的同时, 也悄然重构着个体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的价值坐标。效率优先的技术逻辑与以人为本的人文逻辑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 技术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失衡成为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sup>[1]</sup>。在这一背景下, 本文以人文关怀为核心切入点, 旨在揭示智能技术时代人文关怀缺失的现实表征与深层成因, 探索其回归的可行路径, 并阐释其对于个体、社会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深远意义。这一研究不仅是对技术异化现象的理论反思, 更是对“技术服务于人”这一本质命题的实践回应, 为构建有温度、有情感的智能社会提供理论支撑。本文选取了北京、上海、成都三座城市的200名青年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结合线上问卷调研, 发现83%的受访者表示在数字社交中感到“情感传递不充分”, 76%的人认为算法推荐“限制了自己的认知广度”, 这些鲜活的个体体验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现实依据。

## 二、智能技术时代人文关怀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

人文关怀的本质是“以人为本”, 即尊重人的主体性、理解人的情感需求、关心人的生存境遇、成全人的全面发展, 其核心在于对生命、情感、尊严与价值的终极关注<sup>[2]</sup>。从亚里士多德“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伦理命题, 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的价值追求, 人文关怀始终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底色, 是对抗工具理性、守护人性尊严的重要力量。在先秦儒家思想中,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 正是人文关怀的生动体现, 它强调个体在交往中对他人情感的体察与尊重; 而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中“存在先于本质”的论断, 则进一步肯定了个体的独特性与生命价值, 为人文关怀提供了哲学基础。在智能技术深度渗透的时代, 人文关怀呈现出鲜明的特殊性。一方面, 传统的线下实体关怀逐渐延伸至线上虚拟空间, 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关怀模式<sup>[3]</sup>; 另一方面, 技术的“去情感化”特征使得人文关怀更加强调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关注, 以对抗数字时代的孤独与疏离。例如, 疫情期间, “云陪伴”“云义诊”等线上关怀模式的兴起, 突破了时空限制, 让人文关怀在虚拟空间中得以延续; 但同时, 线上交流的“去身体化”特征也使得情感传递变得间接而模糊, 需要通过更具设计感的技术手段来弥补这种缺失。这种新形态的人文关怀, 既需要继承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核, 也需要适应智能社会的技术语境, 实现人文价值与技术工具的有机统一<sup>[4]</sup>。

## 三、智能技术时代人文关怀缺失的现实表征

**作者简介:** 聂佳磊 (2004-), 本科在读生, 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与生物医学工程交叉方向。  
**通讯作者:** 聂佳磊

### 3.1 交往层面：虚拟交互泛滥与真实情感联结弱化

智能技术构建的虚拟交往场景，虽然突破了时空限制，却也导致了真实情感联结的弱化。人们习惯于通过表情包、短消息传递情绪，却逐渐丧失了面对面交流时的眼神接触、肢体语言与情感共鸣<sup>[5]</sup>。一项针对青年群体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受访者表示在虚拟社交中更容易感到孤独，这种“群体性孤独”正是真实情感缺失的直接体现<sup>[6]</sup>。笔者在访谈中发现，一名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受访者提到：“每天和同事在钉钉上沟通十几个小时，但下班后却不知道该和谁打电话聊天，虚拟的亲密感无法替代真实的陪伴。”这种体验折射出虚拟交往与真实情感之间的深刻矛盾。此外，短视频平台的“点赞”“评论”功能虽然看似增强了互动，但往往停留在表面的情绪宣泄，难以形成深度的情感联结，进一步加剧了人际疏离。

### 3.2 价值层面：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

在技术逻辑的主导下，社会评价体系日益呈现“量化”“标准化”特征，个体被简化为数据标签与绩效指标，其内在的生命价值与情感需求被遮蔽<sup>[7]</sup>。例如，职场中的KPI考核将员工的贡献简化为数字指标，忽视了其工作中的情感投入与创造性价值；教育中的分数至上原则，也使得学生的个性发展与精神成长让位于功利性目标<sup>[8]</sup>。这种工具化思维的泛滥，深刻侵蚀着人文关怀的价值根基。以在线教育为例，算法通过分析学生的答题数据生成“学习报告”，却无法评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兴趣、困惑与情感体验；而企业招聘中的“AI筛选简历”技术，虽然提高了效率，却可能因为算法偏见而忽视了候选人的人文素养与潜在能力。这些现象都反映出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制，使得个体的人文价值在技术体系中被边缘化。

### 3.3 精神层面：深度思考减少与精神世界浅表化

算法推荐机制通过精准推送符合用户偏好的内容，在提升信息获取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了“信息茧房”效应。个体沉浸于碎片化、娱乐化的信息洪流中，逐渐丧失了深度思考与批判能力，精神世界呈现出浅表化趋势<sup>[9]</sup>。此外，短视频、直播等数字娱乐形式的泛滥，使得人们更倾向于追求即时性的感官刺激，而非深层次的精神滋养，进一步加剧了精神生活的空虚与焦虑<sup>[10]</sup>。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名大学生受访者表示：“刷短视频时感觉很快乐，但放下手机后会感到莫名的空虚，好像什么都没留下。”这种“即时满足”的消费模式，使得个体逐渐失去了对复杂问题的耐心与思考能力，而算法的“投喂式”内容推送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浅表化的精神状态<sup>[11]</sup>。

## 四、智能技术时代人文关怀缺失的深层成因

### 4.1 技术逻辑的霸权：效率优先挤压人文空间

智能技术的设计与发展往往以“效率最大化”为核心目标，这种技术逻辑的霸权性使得人文的模糊性、情感性与整体性被边缘化<sup>[12]</sup>。例如，算法系统在资源分配、决策制定过程中，更倾向于依赖可量化的数据指标，而忽视了个体的特殊境遇与情感需求。这种技术理性的过度扩张，本质上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制，是人文关怀缺失的技术根源。以网约车平台为例，算法通过实时计算“供需比”来调整价格，虽然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却可能在极端天气或突发状况下导致价格暴涨，忽视了乘客的实际需求与人文关怀；而外卖平台的“超时罚款”机制，虽然保障了配送效率，却迫使骑手在交通规则与绩效压力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反映出技术逻辑对个体权益的漠视。

### 4.2 社会发展的价值偏向与教育与文化的失衡

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发展长期呈现“重技术创新、轻精神建设；重物质增长、轻人文培育”的价值偏向<sup>[13]</sup>。政府与企业资源投入上更倾向于技术研发与经济增长，而对人文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不足。这种价值导向不仅导致了人文资源的匮乏，也使得社会成员的人文素养难以适应智能时代的精神需求，为人文关怀的缺失提供了土壤。例如，我国高校的学科设置中，理工科专业的经费投入与招生规模往往远高于人文社科专业，这种“重理轻文”的倾向使得人文教育的基础薄弱；而企业在技术研发中，更关注产品的功能与效率，较少考虑其人文影响与社会价值。这种价值偏向使得人文关怀在社会发展中处于边缘地位，难以形成有效的支撑体系。当前的教育体系普遍存在“技术教育强化、人文教育弱化”的失衡现象。学校教育过度强调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授，而对人文素养、情感能力与生命价值的培育重视不足<sup>[14]</sup>。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的个体往往具备较强的技术能力，却缺乏对他人的共情与对生命的敬畏，难以在智能社会中承担起传递人文关怀的责任。以中小学教育为例，“双减”政策实施前，学生的时间被大量的学科补习占据，缺乏参与人文活动与情感体验的机会；而高等教育中的“就业导向”培养模式，使得学生更关注专

业技能的提升，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塑造。此外，流行文化中的“技术崇拜”倾向，也使得青少年更向往成为“技术精英”，而非具备人文素养的“完整的人”，进一步加剧了教育与文化的失衡。

## 五、智能技术时代人文关怀回归的现实路径

回归人文关怀的首要前提是重塑价值理念，确立“技术服务于人”的核心原则。社会各界需要深刻认识到，技术只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推动技术伦理纳入技术研发的核心环节；企业应在产品设计中融入人文考量，避免技术的异化风险；个体则需增强人文自觉，在数字生活中保持对人性价值的坚守。例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将“以人为中心”作为技术发展的核心原则，要求高风险 AI 系统必须进行伦理影响评估；而国内的一些互联网企业也开始尝试“人文设计”，如在短视频平台设置“防沉迷提醒”，在电商平台推出“适老化改造”功能，这些实践都体现了“技术服务于人”的价值导向。

技术设计应突破“效率至上”的单一逻辑，引入人文伦理维度，打造有温度、有情感的技术产品。例如，在算法设计中增加“人文容错机制”，避免对个体进行绝对化的标签化评价；在社交平台中设置“深度交流模式”，鼓励用户进行高质量的情感互动；在智能医疗设备中融入“人文关怀模块”，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通过技术的人文赋能，让智能工具真正成为传递关怀的载体。以智能养老设备为例，一款名为“陪伴机器人”的产品不仅具备健康监测功能，还能通过语音交互与老人聊天，识别老人的情绪变化并提供心理支持，这种设计将技术功能与人文关怀有机结合，有效缓解了老人的孤独感；而在教育领域，“情感计算”技术通过分析学生的面部表情与语音语调来评估其学习状态，为教师提供个性化的教学建议，体现了技术对个体情感需求的关注<sup>[15]</sup>。

对抗数字孤独的关键在于重建真实的社会联结。个体应主动走出虚拟世界，参与线下的社群活动、志愿服务等公共事务，在真实的互动中培育情感共鸣与公共关怀；社区与社会组织也应搭建更多线下交流平台，如邻里聚会、文化沙龙等，强化基于地缘的共同体纽带。通过这些实践，让人文关怀在真实的社会交往中得以传递与升华。例如，上海的“社区营造”项目通过组织居民参与公共空间改造、文化节庆活动等，增强了邻里之间的情感联结；而成都的“公益市集”活动则为市民提供了线下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与关怀。这些社会行动不仅丰富了个体的生活体验，也为人文关怀的传递构建了坚实的社会网络。

## 六、智能技术时代人文关怀回归的社会意义

人文关怀的回归能够帮助个体抵御数字时代的精神空虚与孤独感，守护其精神健康。通过重建真实的情感联结与精神滋养，个体能够获得更丰富的情感体验与生命意义，从而实现人格的健全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幸福感，也为其在智能社会中保持主体性提供了精神支撑。人文关怀是修复社会关系、增强社会信任的重要纽带。当社会成员具备更强的共情能力与公共关怀意识时，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将得到有效缓解，社会凝聚力与信任度也将显著提升。这种充满人文温度的社会氛围，能够为智能社会的稳定运行提供坚实的情感基础。人文关怀的回归是平衡技术与人文、推动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它能够避免技术异化对人类文明的侵蚀，让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文明的进步。在智能时代，只有实现技术与人文的协同共进，才能构建出更健康、更具韧性的人类文明形态。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始终面临“技术进步与精神迷失”的困境。人文关怀的回归正是对这一困境的有力回应，它为智能文明确立了清晰的人文坐标与价值方向，提醒人们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坚守人性的底线与文明的初心。这一时代命题的解答，不仅关乎当下的社会福祉，更关乎人类未来的命运走向。

## 七、结论

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技术的工具性不能取代人的主体性，效率的提升不能以牺牲人文关怀为代价。本文通过剖析智能技术时代人文关怀缺失的表征与成因，提出了从价值理念到实践路径的系统性回归方案，并阐释了其对于个体、社会与文明的深远意义。在智能时代的浪潮中，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技术越发展，人文关怀越重要；技术是手段，人是目的。人文关怀的回归，不仅是抵御技术异化的现实需求，更是智能时代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唯有以人文价值为引领，让技术充满温度，让社会饱含温情，才能真正构建出“以人为本”的智能社会，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人文关怀的实践模式，为全球智能社会的治理提供更多的经验与启示。

参考文献:

- [1] 尤尔根·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M. 李黎, 郭官义, 译. 学林出版社, 1999: 35-42.
- [2]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217-223.
- [3]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思·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 M. 盛杨燕, 周涛,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124-131.
- [4] 马丁·海德格尔. 技术的追问 M//孙周兴. 海德格尔选集(下).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925-941.
- [5] 雪莉·特克尔. 群体性孤独 M. 周逵, 刘菁荆,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56-63.
- [6] 李开复, 王咏刚. 人工智能 M. 文化发展出版社, 2017: 234-241.
- [7]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M. 康乐, 简惠美,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02-109.
- [8]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 M. 章艳,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89-95.
- [9] 凯斯·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 M. 毕竞悦, 译. 法律出版社, 2008: 67-74.
- [10] 尤瓦尔·赫拉利. 今日简史 M. 林俊宏, 译. 中信出版社, 2018: 156-163.
- [11] 罗伯特·帕特南. 独自打保龄 M. 刘波,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78-85.
- [12] 安德鲁·芬伯格. 技术批判理论 M. 韩连庆, 曹观法,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5-52.
- [13] 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M. 高钰, 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84: 112-119.
- [14] 艾伦·布鲁姆. 美国精神的封闭 M. 战旭英, 译. 译林出版社, 2011: 98-105.
- [15] 尼古拉斯·卡尔. 浅薄 M. 刘纯毅, 译. 中信出版社, 2010: 62-69.

## The Loss, Return Path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Humanistic Care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NIE Jialei\*

(*Jiangsu Ocean University, Lianyungang, Jiangsu 222005, China*)

**Abstract:** The in-depth populariz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the full arrival of digital survival have profoundly reshaped human production methods,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spiritual life. While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social operation, it also brings the weakening and alienation of humanistic care. The excessive expansion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the replacement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with interpersonal connection, and the concealment of life value by instrumental thinking have jointly caused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humanistic car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bining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and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lack of humanistic care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explores the realistic path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of the return of humanistic care, and explains the important social significance of reconstructing humanistic care for individual mental health, harmonious social relations and sustainabl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thinking for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return of humanistic value in the context of intelligent society.

**Keywords:** Intelligent technology; Humanistic care;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Interpersonal emotion; Social value; Human development